

越说越对

王蒙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I247.7
W 234 ✓

越说 越对

YUE SHUO YUE DUI

王蒙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越说越对/王蒙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2

ISBN 7-5039-2162-5

I. 越… II. 王…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汉语—成语—故事

IV. I247.7 H13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9236 号

越说越对

著 者 王 蒙

绘 画 谢春彦

责任编辑 董瑞丽 崔建飞

装帧设计 海 冰 黄开毅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网 址 <http://whysbook.yeah.net>

电子邮件 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 63457556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书 号 ISBN 7-5039-2162-5/G · 316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王 蒙

1934 年生于北京。1953 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开始文学创作生涯。1956 年创作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因该作品受到批判，1958 年被错划为“右派”。

曾先后发表并出版短篇小说《风筝飘带》、《坚硬的稀粥》，中篇小说《蝴蝶》、《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长篇小说“季节”系列，以及诗集、散文集、演讲集、文学评论集等近千万字。作品被翻译为英、意、法、德、日等二十多种文字。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及国际文学特别奖等。曾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文化部部长等职，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 董瑞丽
崔建飞
装帧设计 海 冰
黄开毅
版式设计 刘宝华
绘 画 谢春彦

目 录

- 脚的问候 / 1
南京板鸭 / 4
难忘难记 / 8
赛跑与摔跤 / 15
抢位子与空位子 / 17
不准倒垃圾 / 18
请务必鼓掌 / 19
谁的乒乓球打得好 / 20
吃臭豆腐者的自我辩护 / 22
小小小小小…… / 23
互助 / 24
越说越对 / 25
牢骚满腹 / 27
不如酸辣汤 / 28
青蛙的痢疾 / 29
煮鸡蛋和广播操 / 31
龙舍里的千里马 / 33

“我们是同类”	34
她本来长得不丑	35
常胜的歌手	37
鸭的喜剧	39
失恋的乌鸦二姐	41
听来的故事一抄	44
扯皮处的解散	46
雄辩症	48
维护团结的人	50
食欲问题	52
笋波	53
在白椒鸡旁	57
爽流	61
只有两家	64
壁虎与爱情	66
果汁	70
饭前	72
春节	74
冬雨	83
灰鸽	87
苦恼	94
爱的影	97
小事	108

- 爱情三章 / 119
- 风马牛小说二题 / 143
- 在我 / 156
- Z城小站的经历 / 163
- 失去又找到了的月光园故事 / 167
- 较量 / 172
- 手 / 176
- 吃 / 179
- 话、话、话 / 188
- 室内乐三章 / 193
- 灵芝与五粮液 / 207
- 名壶 / 217
- 玫瑰大师及其他 / 222
- 枫叶 / 229
-
- 成语新编 / 238
- 刻舟求剑 / 238
- 朝三暮四 / 241
- 守株待兔 / 243
- 高山流水（知音） / 245
- 鱼目混珠 / 248
- 缘木求鱼 / 250
-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 252

越说越对 / 目录

焦头烂额 / 253

三人行，必有吾师 / 255

十室之内，必有忠信 / 258

坐井观天 / 259

狐假虎威 / 262

欲读斋志异 / 266

讲演术 / 266

灵气 / 268

摩光尼国轶事 / 273

孝子 / 275

奇才谱 / 278

马小六 / 280

良缘 / 283

无底先生 / 285

脚 的 问 候

饭后，语言学院的几个教师凑在一起闲聊。话题不知怎么的集中到各民族的不同的见面礼节上来了。大家谈到汉族的作揖、万福；满族的打千、请安；维吾尔族的抚胸、叉手；以及日本、朝鲜的九十度鞠躬；十八世纪欧洲贵妇人的屈膝礼；还有各国的军礼；最后归结到握手——这已经成为国际最通行的礼节了。

“你们知道用脚来问好的么？”东语系波斯语讲师、素有“老夫子”之称的郝世路说道。

什么？用脚问好？他的这一句话使大家一怔。这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礼节呢？伊朗、中东、西亚，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习惯，即使是南美的足球队员，他们的脚是那样发达和灵活，也不能一见面就互相踢两脚啊……

“胡扯！”一位女老师说。她是一个很有风度的、有点骄气和娇气的女性，说话也就有权随便一些。

“就是胡说！”随着她的话，大家七嘴八舌，你唱我和，把“老夫子”奚落了一顿。

但是郝世路很认真。等嘲笑的声音平息了，他用低沉的嗓音讲了下面的故事。

在那考验的日子，忽啦一下，一个早上我们全被“揪”了出来，牛鬼蛇神、洋奴、残渣余孽、寄生虫、砸

烂狗头、反动透顶、十恶不赦、丑恶面目……霎时间各种名词像雨点一样地浇来。作为搞语言的，我曾为我们祖国的语言中有那么多美好的、崇高的字眼儿而心醉、而赞叹；如今我才知道，汉语中原来还有那么多过去很少使用的凶恶的词汇，这些词儿的每一个，都能像利刃一样地穿透我的心胸，而我面对的是几十把这样的利刃。

我被关进了牛棚，被游斗……不过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听说我们的系总支书记侯瑞峰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老侯，三二年的党员，腰里有两粒子弹。他每天自学外语到深夜，虽然他的发音实在糟糕，但是他的朗读的声音我最爱听。他曾经亲自给学生宿舍修理门窗……他是我无比信赖和尊敬的党的工作者。如今，他被揪、被斗、被拳打脚踢，用的竟也是党的名义。

我决定自杀。我可以忍受侮辱和折磨，却不能忍受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遭受践踏。这使我失去了希望。

决定自杀后，我的一切感觉都麻木了，血液也停止了循环。这时，全院开批斗大会，高台上站满了挨斗的人，我被按捺着，做出那个时髦的姿势；我既不感到头发和脖子疼痛，也听不见轰隆隆的声音。

就在这时，我的右腿肚子被轻轻地一击，又一击，又一击，不像无意识的碰撞——它很有节奏；更不像动武——它那么温和。难道是幻觉？不，它继续轻柔地传达到我的对于一切强刺激都木然无觉的中枢神经。

我睁开了眼睛。由于是低着头，目光只能从裤腿缝隙中向后看去，我看到了一只穿着褪了色的旧军裤的腿在轻踢着自己。

是他！

我猛地一转头，恰恰赶上他也猛地一抬头，然后，我们飞快地恢复了“低头认罪”的姿势，没有人注意我们。我们的目光已经交换过了。

一股暖流流遍了我的全身，原来他在挨斗的时候还在关怀着我。他正好站在我的后面，他的头、臂、腰都被扭曲，于是，他用脚的敲击传达他的鼓励和安慰。

党存在着！党活动着！她被侮辱、被扭曲、被冒名顶替，然而，她没有屈服，没有被埋葬。她工作着，团结着，教育着知识分子……

我也提起了脚，轻轻向后弹去；我的脚后跟触到了侯书记的腿……整个大会过程中，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互相问候着、“谈”着心。

当然，我没自杀。我活着，看到了林彪、“四人帮”的覆亡；看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决定性的胜利。

郝世路讲完了，大家沉默着。女老师流下了泪。无声中大家得出了一致的意见：没有什么礼节比这次脚的问候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了。

南京板鸭

老妈妈在择豆芽菜，心思却在那只南京板鸭上。孩子的舅舅带来了一只上好的南京板鸭；故乡的美味引起了回忆、乡愁，更引起了唾液和胃液的大量分泌。同时，也出了一个难题：怎样把它吃下去？

不是说的烹调和食用方法；而是说，如何选择一个隆重的时刻、隆重的场合、隆重地享用板鸭。

请几个客人来吧，儿子和媳妇偏偏和友人们没有这种吃喝来往；娘儿仨自己吃掉，未免太轻率；做好了送一部分给邻居，又有点舍不得。

对，儿子和媳妇结婚已经四个月了。说不定再有半年就能抱上孙子，等孙儿过满月的时候，我们吃南京板鸭……幸福的想象使老妈妈乐得睁不开眼。

且慢！孙子在哪里呢？没有一点消息，又不好去问。现在搞什么“计划”，如果他们的计划是在三年——五年以后……吹了。

咚咚咚咚咚……

一阵急促的、异乎寻常的紧张的脚步声打断了老妈妈的甜蜜的胡思乱想。这脚步声的频率超出了人类所可能达到的；听了使人毛骨悚然。

咚咚咚，脚步声越来越近，从一层楼跑到六层楼来

了。砰地一声，门开了，进来一个神色仓惶、个子不高的清瘦女人，她立刻拉紧了门，喃喃地说了一句：“我不是坏人，救救我……”径直向里间屋——儿子和媳妇的寝室跑去了。

什么人？疯子、强盗、鬼魂？都不像。

老妈妈的盛豆芽的筐箩翻掉了，豆芽撒了一地。她簌簌地发起抖来。

幸好，媳妇回来了。媳妇是拔丝厂的工人，工厂就在这幢居民楼斜对门，老妈妈前言不搭后语地叙述了家中发生的事情。

媳妇是治保组长、女子篮球队的队长，她才不信邪呢，她顺手抄起一根面杖，推门进了里屋。

不速之客已经上了床，钻到被子里，连头都蒙上了，只露出了一络头发，还是黑油油的。女性的同情心使媳妇放下了面杖，再说，坏人钻被窝干什么呢？多半是个可怜的精神病患者，但她仍然警惕地叉开两腿，站在离床一米远的地方，厉声喝道：

“出来！什么人？”

那女人伸出了头，憔悴的长脸，眼睛虽大却毫无神采，疲惫、惊恐，使她像一个老妇。她说：

“请相信，我不是坏人。我叫文美君，电影厂的编剧。有几个坏家伙要把我押到××去，他们打我，侮辱我，我受不了。我趁他们不注意跑掉了。如果你们能保护我几个小时，他们就会走的；夜晚，我上火车去北京，到那里我要控告他们……”

女人的声音善良而且文雅，她那副瘦弱的样子倒也不像歹徒，文美君的名字似曾相识。这时，传来了楼下的一片嘶喊，还有敲锣声。

媳妇推开了楼窗，只听有人喊道：

“抓黑线人物喽！抓大毒草的作者喽！抓逃跑的牛鬼蛇神文美君喽！”

“喂，”媳妇喊道，“你们要抓的是个什么罪犯呀？”

“文美君！是毒草电影《草儿青青》的作者，她是黑线上的！”传来嘶哑的回答，“你们怎么，看见她了么，三十多岁，女的，瘦子……”

“我们？”媳妇重复一句。《草儿青青》这四个字，使媳妇惊呆了，一片光辉照亮了她的眼睛和心。恋爱的时候，她和他一共看过三遍《草儿青青》，她会唱里面的全部插曲。她和他和电影里的人物生活在一起，笑在一起，流泪在一起。《草儿青青》，这是她的爱情、她的青春、她的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的象征。难道，它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蓬首垢面的女人创作的？

她的目光碰到了不速之客的目光。客人面如死灰的脸上，刹那间昙花一现地显出了一个骄傲的、喜悦的笑容。

“喂，你们看到她了没有啊？”底下的哑嗓子不耐烦了。

“我们要看见，就捆上给你们送去。”媳妇冠冕堂皇地大声喊着，把窗户砰地一声关上了。

这时儿子也回来了。他很冷静，很从容。听完叙述以后，他走向旧书架子，翻出一本《大众电影》。

“就是它！上面有我！”文美君抢着说，她光着脚从床上下来，从这家的男主人手里夺过《大众电影》，翻出一幅彩色插页，上方是周总理接见《草儿青青》摄制组的照片。

“这就是我！”她指着照片上一个很潇洒的、相当年轻的女人说。儿子和媳妇凑了过去，果然，尽管照片上的

人要漂亮得多，但显然，她们是一个人。

文美君容光焕发了，儿子、媳妇和老妈妈也容光焕发了。这是党的光，青春的光，艺术的光。霎时间，整个屋子被这光辉照亮了。

“真是难得的贵客啊，平时请也请不来啊……”儿子尊敬地说。

“您的电影写得太好了，希望您多写这样的电影！”媳妇兴奋地拥抱了客人一下。

“我也看过您的电影，老太太们也爱看……”老妈妈慈祥地说，她抚摸着文美君的头发。

“谢谢……”泪花在女作家的眼眶里闪烁。

“抓黑线人物喽……”的喊声渐渐远去，消失了。

“妈妈，您好好做一顿饭吧，我去买酒！”儿子大声说，笑声震动着天花板。

妈妈最懂得孩子的心意，她挽起袖子，笑嘻嘻地向着挂有南京板鸭的贮藏室走去了。

难 忘 难 记

她皮肤细白，瓜子脸，长着杏核般的、两端尖尖、中间圆圆的小而亮的眼睛，淡淡的、时时挑起的长眉毛，微微撅起来的嘴，她说话是南方人的训练有素的普通话，比北京人说普通话显得更加端庄、好听。她的口齿清晰，抑扬顿挫，不仅能表达每一个词和每一个字，而且能表达出每一个无声的标点符号。她十分善于掌握吐字的力度，这使她在群众场合所讲的每一句话，既有鲜明的感情色彩，又有一种深思熟虑的、无可置疑的逻辑力量。

但是，她对李局长说话的时候就有些大舌头了，有时还有点结巴。和领导说话的时候，她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略带蠢笨——这样显得分外顺从；嗫嗫嚅嚅——这样显得对上敬畏；眼睛一挤一眯摩——这样显得纯洁，天真如孩提赤子。不能不佩服我们中华民族的先人，他们组词时创造了“愚忠”这个精妙绝伦的字眼儿，忠而愚，愚而忠，相得益彰，交错生辉。陈玉珊在领导面前的表情就是这样。

李局长一上任就对陈玉珊产生了好印象。不仅因为她的这副动人的表情；不仅因为她做事情干练、利索、精明、强悍；不仅因为她靠近领导、围着领导转，对领导照顾得无微不至（例如她从来不忘记提醒有关办事人员分发